

新中華叢書

豐

文藝彙刊

李輝英著

年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	×	×	×	×	×
×	×	×	×	×	×

豐

新中華叢書
文藝叢刊之一

李輝英著

年

上海中華書局印行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印刷
民國二十四年一月發行

圖書雜誌審委會審查證審字第七一〇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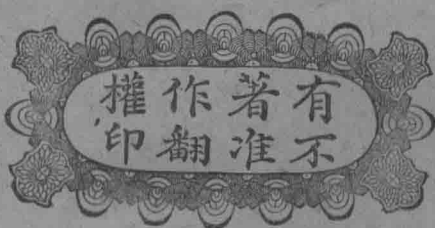
文藝
叢刊 豐

年 (全一冊)

◎

定價 銀 三 角

(外埠另加郵匯費)



著 者 李 輝 英

發 行 者 中華書局有限公司
代 表 人 陸 費 達

印 刷 者 上海靜安寺路
中華書局印刷所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

分發行所 各 埠 中華書局

自序

算起來，從開始作小說起，已經有了五六個年頭了。

從前，我是迷戀着「文藝作品是給人作消遣品的」，所以寫出來的東西，總是在美酒，女人——一句話，在享樂上兜圈子。可是，緊跟着「九一八」事變，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蹂躪了我的故鄉，「一二八」滬戰，日本帝國主義的礮火，又摧毀了我攻讀的學校，這使我不但要遙領着亡省奴的頭銜，同時還失去了上海求知居住的地方。我彷徨，我恐慌，我悲哀，我更氣憤，終至，激起我反抗暴力的情緒！「醒醒罷，把你作小說的筆鋒改改方向不行麼？」我醒了，從昏沉的夢中警醒了，自己這樣問着自己。「你該把那種抒寫閑情逸致的筆調，轉為反抗你的敵人的武器！譬如暴露日本帝國主義在東北壓迫，屠殺，欺騙我們弱小民族的一類事情。同時，你也該抓住現社會的某一點，說上一些該說的話。」

這集子裏的三篇小說，就是我夢醒後的收成，是我在一九三三年五月從上海回到東北，九月重行回到上海以後寫成，陸續在一九三四年新中華上發表的。我所以要回東北，說起來原因

很簡單，就是要看一看故鄉殘破的河山，和帝國主義鐵蹄下同胞們遭受的一些塗炭，是否和我困在上海聽塗說，得來的情形一樣。事實上後來給我證明出那是不一樣的。所以這集子裏的三篇小說，如果說還有可取的地方，首先要推到它們的「真實。」這也就是篇中內容的主旨。

其次，關於文字方面，在執筆時原就小心用事，謹防寫出來的，是一些叫人看不懂的東西。因為我自己就是一個深受文字生硬那一類文藝作品的害處的。

說這是一篇序，倒不如說是我幾年來創作上的一個過程，可是，沒有這段過程，又怎能寫出這個集子呢。那麼，這也許不算是費話。

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五日輝英

豐年目次

序

豐年

(一)

修鞋匠

(九)

鄉下人

(一九)

目

次

1

豐年

一

七月末的過午太陽，像火一般熱，熱得人有些喘不上氣。孫三在田裏巡查了一圈，滿臉滿身都冒出來熱騰騰的汗，但他的心裏連一句埋怨天氣的話都沒有，因為這以後的天氣，愈是炎熱，愈能够把子粒曬黃，曬得結實。眼看那地裏頭黃黃的一片莊稼，再過半月天就好收割，他一肚子儘是說不出口的愉快，因而在枯皺的老臉上，不自主地伏現出一副笑容。但是，當他第二次再用兩只昏花的眼睛，向自己耕種的八晌地看過後，看不到有結着紅粒子的高粱時，心裏的愉快和臉上的笑容，一下子就都消散了。高粱米，不獨是他們每個農家的主要食料，糧食之外，剩下的長莖穉穉，還可以作主要的燒柴呢。那爲什麼不種呢？是他不願意種嗎？這就是他爲什麼在內心裏有了一點不痛快的地方以及輕易地消失了笑臉的原因。是被命令着不准種的，不但他孫三一家，全個王家屯都是這樣。立春，官家就派人四鄉貼告示，下令說日本人有命令，火車道兩旁五里地之內，不准播種高粱，怕將來莊稼長出來後，潛藏胡匪。孫三雖然不認字，和他同樣不認字的

人在屯裏正有好多，可是誰都知道了這道命令。王家屯恰好在火車道旁，他們就趁着未到播種時，把原存的高粱種都糙成米吃了。不准種就不種罷。

不，那其實也可以說是意外的事。孫三記得楊玉全就沒有聽官家的命令，偷偷地種了兩晌高粱，離火車道還不過二里地。別人問他是怎麼回事，他會笑着說，「高粱不種，上秋那來的燒柴。又要掏出錢往裏買米，莊稼人除了小米，高粱米還有什麼吃的。不種可不上算，種到地裏，官家當真能拔扔了麼。」不錯，他的話像有點道理，可是他想錯了，官家對這事太認真啦，一點不讓步；後來到小苗冒頭時，專派人到四鄉巡查，就查到了他的高粱地，那些人，比平日下鄉來催大租的樣子還厲害，硬叫玉全在半天內翻了田，還罰了他五千吊，說是他不聽從官家命令。臨走臨走，還負氣似地說：

「想討便宜麼，這不是咱自家事，可以隨便點，這是日本人的命令呀，誰敢不聽，不聽就別想活！」

玉全哭着喊着跑半天才湊上五千吊，孝敬了官家，把長出二寸多長的小苗，綠油油的，都翻了，另種上了晚黃豆。算一算，罰錢、高粱種、種地人工、開銷，兩晌地空掏出一萬多吊……想到這，孫

「三實在有些生氣，生氣日本人比官衙門人還不講理，更因此想到官衙門裏的人，平日對莊稼人能作威作福，爲什麼見到日本人自己就像三孫子似的一個扁屁也不敢放，低三下四的，就只聽日本人的命令！火車道，現在想起來也是怪討厭的，沒有它，那能受到限制；不恨火車道那可真不對，要是沒有火車，能够當天上吉林打回頭麼。應該說自己人不爭氣，自己人要是好的，那能讓些日本鬼闖進來……」

任便想到什麼地方，孫三究竟爲眼前黃澄澄的莊稼勾引得樂到忘去了一切憎恨與厭惡，看到那些由雨水調和才生長得這麼適度的莊稼，全個身心爲之鬆快了，暢適了，竟然深深地出了一口長氣，一面自語着：「唉，真是天年，兵荒馬亂年頭，倒難得這樣好收成。」

真是，一年以來，那一月在左近地方不有過戰爭！日本兵打胡子，胡子自己說是義勇軍，看起來又都是真牌莊稼人，說要打日本，他們爲什麼不種地，幹那樣事情！每次打，總有些人死；每次，總有些房屋燒燬了，莊稼糟塌完了；這不是兵荒馬亂的年頭麼。就說火車道，也還不是時常就讓人扒斷了，好幾天好幾天不能通火車！荒亂年頭，想不到是個豐年。

這麼一想，帶着一顆從困境中解放出來的心情，孫三伸出青筋畢現的右手，擦一擦臉上的

汗，隨後再解開小汗衫的釦子，透透身上的熱汗，歡笑着，慢慢地向着歸家的路上走去。

「孫三哥，上那去？」

聽到有人喊，向四外看，孫三看到穀地邊站着楊玉全，剛剛還想到他，不想他倒穿出來，笑了一笑，就說：

「你倒不禁想，剛剛我想完你，你就來啦，你幹甚麼呀？」

「三哥又賣好，誰要你天天想我，」變了話頭，「我看看穀子，有穀花呢。」

「多多少少都有點，今年年頭還不是難得，靠得住十分收。」

答着，又告訴了自己原是來查看地的，此刻是往家走，孫三說完就想起玉全的晚豆地，想問豆子結得怎樣，又怕因此引起人家的不高興，像故意說別人的短處似的，就把話頭壓下去了。

玉全離開穀地邊，走到他的跟前。

「三哥，多收點又能怎樣，這幾年，年年收成都不錯，可是那年糧食賣過大價錢！忘了麼，不是年年都挨到年跟底下才能賣麼，人急得霍亂鑽天似的！」

聽這話，有些對，宛如說到心坎上，惟其如此，才像是有個不解的釦，引起孫三要討詢一下究

竟的心思。沉思一會，終於對着面前的漢子，另一方面說是以常上街趕集見聞較廣的人，慢吞吞地冒出來一句：

「那，那倒是真的，那可是怎麼回事呢？」

「誰知道，我就聽說這裏頭有日本子搗鬼。那年跟大鼻子開仗，聽說一山一山豆子運不出，沒人買，後來日本子買了便宜。這兩年都這樣，日本子早看透這步棋，不到年底不吐口，老百姓那受得了，家裏儘是待還的債，恨不一下子就賣了糧好回家還債，到年底，貴賤也要賣呀……」

「這就賣不上大價錢啦。」

孫三一面用手扯着汗衫的前襟，煽動着汗溼的胸脯，一面替玉全作了如此的結論。

不過，玉全仍然依照自己的性子，又說了一大段話，不管孫三怎樣替他作着結論。

「要不我說收成好並不值得怎樣可賀，就是這種道理，你說對不對？糧收得多，硬不給你收買，到終歸還不是要賣小價錢！這年頭，說來說去還不是老百姓吃苦！可是，收成好總比收成壞好一些，聽說前一月松花江漲大水，哈爾濱江下水成千成萬响地都淹完了，那不是更沒有法子麼，更苦麼！」

「管怎樣，種地人總要靠老天爺吃飯哪。」

忽然吹起一陣風，樹梢，莊稼吹得呼啦呼啦地響。樹梢裏藏匿的鳥雀們，像是從悶熱的沉睡中醒過來似的，懶懶地唱着歌兒，有的悄悄地飛去了。只是一陣平常的風，屯子裏就顯得生動不少。

「到時候了，天頭熱，風可涼，是秋風啦。」

這麼說着，玉全一連打了好幾個呵欠，懶的身上有些癢溜溜的，一面擡手擦臉上冒出來的汗珠。

「可不是，再過半個月就割地了，該是中秋啦，還不該刮秋風麼？」

二

拐一個灣，過一片粳地，就該可以望到家門，孫三在田裏慢慢地走，他走得那樣的慢，因為玉全說的話來的。這時，空中叫起「嗚——」的聲音，由遠及近，由小而大，使他停住了脚步。二年來，經歷使他知道這是什麼聲音。他本能地擡頭往天空上一望，正是一架灰色的飛機。衝出一些雀鳥，亂飛着，亂叫着。孫三現在看飛機知道看國旗了，看到那大紅圈子，知道又是日本的，不可以

說，從他看到飛機起，全是日本的，吉林省，還沒有過飛機飛呢。飛機從頭上飛過去了，飛向東北去了，漸漸地像一隻老鷹似地消失在遠方天空中了。

「該不會又有什麼事罷？」這樣想着，孫三把原來擡着的頭低下來，每次每次的，從飛機身上，都給與他以或多或少不好的傳說：飛機盤旋的地方，將要變成戰場的。他想，也許在遠處又有什麼戰爭了吧？

把身子轉向路旁的山神廟，老頭兒，也不知怎的，忽然跪在廟前，一連磕了三個響頭；他有事呢，要求神靈保佑屯裏不要發生變故；再過半月就可以完成的一個豐收，是不容有別樣意外的。站起身，彷彿還以未上三炷香爲憾，可是，他自己立即寬了心，覺得單爲這一項怕神爺見怪，那是用不着的，神爺有靈，該記得每年每節他孫三都比別人供品上的多，淨燒上好的高香，再說，連這座神龕，還都是他僱人製成的呢。

略喘一喘氣，身上立時出了一身汗，老人家，就是有些地方比不得年青人，然而孫三此時沒有覺到這兩點，只顧帶着快樂的心情，急急地往家走。

拐過粳地，孫三看到了自己的家門，今天的門口，爲什麼沒有孩子們玩耍呢，他們不是成天

都在那鬧着麼？狗也不守在那塊，難道說都因為天熱躲起來了？天是熱，孫三熱到這，用手擦脖子，手全讓汗水沾溼了。又知道汗衫釦子沒有釦，當公公的不能這樣大意的，站住腳釦得好好的，才往大門口走，走進大門了。

院裏有點和平日不同，馬槽頭多出三匹吃草的馬，院心擺着一輛車，車上還載着未卸的東西，像是搬家車，地上平添出很多馬糞。孫三正在奇怪着，房門口玩耍着的二孫子就向他說明了：

「爺，二姑來啦。」

是他的二姑娘，出嫁倒有十多年了，住在距王家屯不上八十里的小城子。

「還有誰？」

問一句，但又並不等待回答，就走進屋，在三間正房的西間，孫三看到了自己的姑娘，女婿和他們的三個孩子。

「爹回來啦。」

兩口子站起身問好，然後又坐到炕沿上。

孫三也坐下了，從炕上抓起一把破團扇，呼呼地搨。

「這熱天，爹怎還不歇歇，該放心讓哥哥作點啦。」

沒有回答姑娘的話，孫三反過話頭問：

「掛鋤就來啦，怎不等過幾天去接呢？拉些東西幹什麼？」

「要打仗啦。」

大兒子在旁邊代爲回答，然後把兩口子拉東西來此的原由說明了。他說小城子前幾天讓義勇軍佔了去，打死了十六個日本兵，斷了火車道，日本兵調來大隊，兩邊快開火了，兩口子聽老爺子的話，就把東西搬了來。意思是要暫時躲躲。過幾天稍停一點再拉回去。這回妹妹來倒不是爲的住娘家。兒子還說出五個人在路中多虧有義勇軍保護通行，沒有受到搶劫的話。別人都沒有出聲，全在聽一個人說話。這事情之對於孫三，可以說是晴天中的一聲霹靂，是他所想像不到的。

七歲的小外孫，在屋地上跳着，用手比仿飛機怎樣在天上飛，用嘴學着槍怎樣「突——」地響，在他的短短的生之歷程中，可說是第一次發現了奇跡。究竟還是個孩子，只知道怪有趣的，把一些殺人的武器，比作一般的玩具。

沒有說別的話，一下子，孫三就想起來了，「可不是，好幾天沒有過火車了。」同時他又猜到在粳地邊上看到的飛機，是飛到什麼地方作什麼事去了。

「爹，聽義勇軍說這一回一定要幹幹的，他們從樺甸開過來，上一千人，打勝仗不要緊，打敗仗說不定一點一點退，退到咱這塊呀，可怎麼辦呢？」

「真麼？」

孫三急聲地叫出來，他是說，真那樣，豐年看來沒有了，他因此不免有些痛恨義勇軍：要沒有他們，那會打仗呢？不管怎樣，千萬不要打到王家屯，只求能過去半個月，就好了。孫三想起山神廟平常許些小愿，差不多是靈驗的，想到自己磕響頭時沒有上香，趕忙對大兒子說：

「去，快到山神廟上香去，神能保佑咱們哪。」

兒子去了，像是放了一點心，暗地裏仍在頻頻地向天祈求着，「老天爺睜睜眼睛罷，快割地了，打仗也該割過地呀。」

片刻的沉靜。搨扇子「呼呼」的響聲，顯得很大，再有的響聲，那就是旱煙杆銅鍋裏抽出來的「吃啦吃啦」的烟嘯聲。噴出來的煙，先是散在屋內，然後在樑棟間打着旋，到後經過半開着

的窗戶，飄到屋外頭去。一隻貓懶懶地躺在炕上，緊閉着兩眼半睡不睡地打着鼾聲，也來點綴屋中的沉靜，那樣的靜，由於每人都閉着嘴想着事情。遠方傳來牧童們唱的山歌，高一聲低一聲的，簡直不成個調子，從那不莊重的音調中，可以猜出他們原是唱着嬉戲的。

太陽藏了頭，讓一塊浮雲遮住了，大地上，屋子裏，立時地伏上一重黑影。風隨之驚醒了，吐出它胸中的悶氣，「呼呼」地叫着。屋中破窗的窟窿，伴奏起「嗚——」的回響。人們的悶熱，到這時感到一種過分的鬆快。太陽再掙出浮雲堆，屋中亮光晃一眼，孫三的視線一閃，閃得他想起來還沒有問女婿走道的事，趕忙放下扇子，就問：

「那麼，義勇軍願意你們搬麼？」

「不願意呢，可是也不強攔。」

「他們爲什麼要佔小城子？到底有多少人？」

「聽說小城子地方打仗方便，有山、有樹、又有水、又是火車站。義勇軍頂少也有一兩千，屯裏屯外儘是他們人，他們說日本是帝國主義，發傳單，演說，人看那樣都不壞呢，我就是怕打仗，要不一定跟着看一看。他們讓小城子人幫他們幹，說打日本一定要大家夥一齊來才行。有錢的大糧